



贺友直漫画《宁波滩簧》

“清早落起啥做，倒不如我在绣房，搨鬓梳妆要插兰花”。

“甬剧皇后”徐凤仙吟唱的《拔兰花》，在老唱片上婉转袅娜，转眼大半个世纪过去了。

旧时，民间有一种说法：大户人家，先生喜欢看京戏，太太喜欢看绍兴戏，佣人喜欢看滩簧。

滩簧的语言幽默诙谐、风趣生动，颇受底层劳动人民的喜爱，而甬剧的前身，就是宁波滩簧。

将那些流失在浩瀚历史尘烟中的小戏，挖掘、改编、创作、评注，不就像一个女子，搨鬓梳妆插兰花吗？

由我市剧作家王信厚先生选编的《甬剧传统小戏选》，即将由宁波出版社出版。

一个春雨濛濛的下午，王信厚先生向记者娓娓讲述甬剧的前生今世。

## 搨鬓梳妆插兰花

### 《拔兰花》

王信厚说，早在1896年，法国巴黎“新舞台”上，就上演过中国民间小戏《拔兰花》。

这是中国戏曲第一次走出国门，在法国演出。

当时的滩簧，有苏滩、本滩等，不一定是宁波滩簧，但也足见滩簧小戏的魅力之大。

小戏虽小，但故事的起承转合、矛盾组织、冲突设置、人物刻画、主题表达，一样都不少。

过去的滩簧小戏，没有剧本，只有故事梗概。老艺人上台即兴发挥，演得多了，形成一套模板，再向徒弟口传心授。

所以，能见到的滩簧

本子，都写着某某人口述，某某人记录。

著名戏曲研究者洛地先生曾评价宁波滩簧是“赶时髦的小女子偷私情”。

细想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就拿宁波滩簧的经典《拔兰花》来说，它讲的是王凤霞出嫁后，念念不忘情郎周宝泰，将两人的定情信物草兰花插在头上。有一日，公婆与丈夫外出，王凤霞独坐窗下绣弓鞋。忽然，她头上的草兰花被人拔下。原来，周宝泰抗拒婚事，在外流浪三年，归乡前来探望王凤霞。两个有情人久别重逢，互诉衷肠，不忍再分离，双双远走高飞。

在那个年代，女子待字闺中时就私定终身，已是突破禁忌，出嫁后不满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与人私奔，更是“赶时髦”。

戏里的语言也俚俗风趣，令人莞尔。王凤霞出嫁当晚，梦到周宝泰，喃喃地说着“我抬起日脚近拢快，依要赶快来一埭，有啥妙计好安排”。
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我嫁人的日子快到啦，你赶快过来一趟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排。

谁知梦话被丈夫听到。丈夫早就听说王凤霞未出嫁时与周宝泰有来往，不禁怒火中烧。

王凤霞是这样辩解

的：“幸亏为姐嘴巴快，像白铁打到杀拉拉，我就启口叫一声男当家，因为我妻子困相从小坏，被头拖出踏床外，我叫丈夫拉一拉，啥人记得娘家周宝泰。”

这样的戏，让当时的观众看了心潮澎湃。这是对基本人性的呼唤，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，是对幸福的殷切期盼。

正因为如此，宁波滩簧的演出，常常为旧时的主流社会所不容，认为有伤风化，时常被禁止或打压，靠着老艺人的记忆与口述，才勉强存留下来。

### “七十二小戏”

像《拔兰花》这样的小戏，还有很多，甬剧历史上，有“七十二小戏”之称。

《拔兰花》是1939年以前在上海的宁波滩簧的主要演出剧目，被视为甬剧传统剧目的早期代表，曾经流传很广。

清代余治的《得一录》记载：“宁波城乡，往往置办服箱，扮演串客，其所做戏剧，只有一丑一旦。”

串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串门走巷的艺人，就像贺友直老先生的漫画《宁波滩簧》里描绘的那样，男人戴个瓜皮帽，长衫马褂，女人棉布大襟，再一人拉琴，底下老百姓熙熙攘攘。

滩簧早先在宁波叫做“串客”，到了上海，才更

名为“宁波滩簧”。

2012年，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了一项名为“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”的调查项目。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调查组发现了甬剧传统“七十二小戏”。这些尘封已久的小戏，才得以重见天日。

即将出版的《甬剧传统小戏选》中，选编了《扒垃圾》《赠兰花》《拔兰花》《后磨豆腐》《后落发》《呆大烧香》《康王庙》《双投河》《还披风》《打窗楼》《庵堂相会——揆桥》《秋香送茶》《双推磨》《田螺姑娘》《游码头》等十五出戏。

王信厚选编的小戏，

是目前还能在舞台上演出的，一共分三大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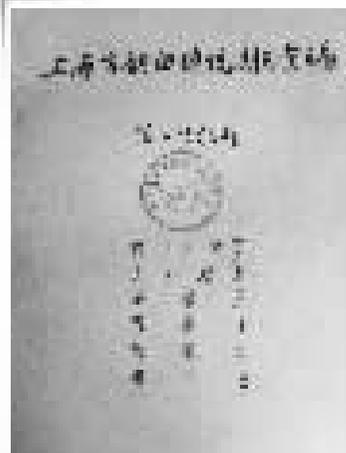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，从传统滩簧小戏中整理改编而来的，如《拔兰花》《打窗楼》等。

第二，从大戏中选出来的折子戏，如《庵堂相会》中的《揆桥》。

第三，从兄弟剧种中移植过来的小戏，比如从江苏锡剧移植过来的《双推磨》等。

“七十二小戏”中未入选的还有《卖橄榄》《绣荷包》《卖草囤》《赠六件》《绣香袜》《绣花鞋》《双卖花》《小卖花》《采石榴》《背过桥》《车木人》《闹龙舟》《东楼会》《借披风》《过五关》《七个月》《十魂牌》《王老才》《翁郎中》

《阿增算命》《背包过门》等等，还有很多早已失传，只剩一个剧名，供后人缅怀。



口述剧本

### 《呆大烧香》

王信厚选编的这些小游戏，都是老艺人口述整理而来，这一次，他稍作修饰，并对一些难以理解的宁波老话作了注解。

然而，有一部戏，王信厚花了很大的心血，去掉了大部分内容，又重新创作了一遍。

这部戏就是《呆大烧香》。

王信厚说，这是滩簧戏早期影响比较大的剧目，解放前和解放初期，曾在上海、宁波、舟山等地流行。上世纪50年代戏改后，因为情节内容与时代不相符合，改编起来难度较大，一直搁置未演。

这部戏原来讲了什么呢？

王信厚说，原剧内容有些粗俗琐碎，反反复复，颠来倒去地讲。讲的是尼姑道士轧饼头，霸占姑娘做小尼姑，小尼姑联通庵外青年反抗的故事。

改编后的《呆大烧香》节奏清新明快，内容健康诙谐，人物性格丰满，而且沿用了原剧的语言风格，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。

改编后的戏，描写了清代末年，宁波农村青年张永林，与邻女李秀贞青梅竹马，不料当地王财主儿子王鹤庆，在与官府之女银香分手之后也看中了李秀贞。他的母亲王夫人出来阻挠，并暗使算命瞎子骗秀贞入秋香庵为尼。

去年，重新创作的滩簧大戏《呆大烧香》，被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当作开门大戏，由“梅花奖”得主王锦文领衔主演，在宁波多次巡演，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

今年1月24日、25日，《呆大烧香》登陆上海天蟾逸夫舞台，拥有928个座位的天蟾舞台，当天的上座率在八成以上。

该剧唱词风趣，念白俚俗，生动直白的宁波老话，听了使人会心一笑：

“我是介脾气，买只新尿瓶等不到夜啊。”

“我为依天天烧香拜观音，脚踉头跪得起乌青，我为依日思夜想呆沌沌，呆大烧香出了名。”

“依也勿能一洗帚打煞十八只蟑螂，连我也骂在里头。”

著名剧作家罗怀臻特意前来捧场，并作如下评价：“剧作技巧可谓炉火纯青，戏情戏理戏趣戏味样样俱好俱妙，真正为观众编写的戏文，堪与甬剧经典剧目《半把剪刀》、《天要落雨娘要嫁》相提并论。”

这部戏，让许多上了年纪的观众，回到了过去的时光。

记者 陈也喆 文/摄